



反動書籍

雪

黑
嬰
著

S. 1663/02

雪 著 嬰 黑

長夜交響曲
流行時疫患者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雪（創作）

實價每本國幣二角

著 者 黑 嬰

發 行 者 陳 富 華

印 刷 者 大 方 印 務 局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
電話 三六一二二二

總發行 千秋出版社

上海卡德路一五三弄四號

雪

一

給扔到這兒來的那一天是下雪的。白棉花似的，飄下來，怪輕
鬆的貼到黑色大衣的肩膀上。已經是夜裏十點多鐘了，獨自個兒在
幽黑的柏油路上走回去；心裏老是念着一個女人，她的名字叫做金
惠：是那麽軟弱的，活潑的少女呵。

「就要走了嗎？」

知道自家又要走了，她便那麽的問着。

「不早了，得回去睡覺的。」

男的說着站起了身子。

「那麽明兒再見啦，方！」

她把男的送下樓。大門開着的時候，一陣透骨的寒氣襲上身；他把大衣的領子翻起來，再拉拉帽子，揚了揚臂膊就走了。

低了腦袋走。青年方吉秋沒留心到後邊跟着個大漢子。通過了一條熱鬧的街又穿到兩邊站着脫光了葉子的樹的柏油路，他一邊回想着金惠的話，一邊走。

天上一片暗，雪不住的飄下來，地上濕膩膩的，不留心摔他一交那才不是好玩的哪！路燈慘淡的把自己的瘦長的影子拖到後邊去，大漢子的鞋跟就踏到地面的黑腦袋上，臉子雖快給帽邊遮住，可是嘴巴那兒的陰險的笑紋是可以瞧見的。

走着，走着，路上一個人也沒有。這當兒才稍稍覺得恐怖，殘冬的午夜，獨自個兒這路上……青年方吉秋加快了脚步。

可是：

「慢點走！有句話……」

大漢子趕上三步。

全怔住了，沒工夫考究是剝豬獠呢還是……一條鐵的冰冷的東西攔在他肚子那兒；大腦袋一示意便向前走，走……

那兒去呵！

飄着雪的冬夜裏，寒冷，寂靜；亭子間裏的被窩從今天起就沒有人去鑽了。

方吉秋現在給關在牢獄裏。

那麼苦澀地生活着呵！自家也算不羶扔到這地方來有多久了。陰暗，潮濕，太陽對於一個囚人是一些親切也沒的。飯裏混着沙，嚼着的時候牙齒也得打戰的。人是更其消瘦了，瞧過去就顯得他高了點兒。臉子永遠是那麼白得一點血色也沒有。金惠來探望自家的

時候不是哇的一聲哭了麼？

日子過着；也許愛惜青春的少年男女驚歎日子，捉不住，牢裏的人却過一日如過一年似的，真夠人受？青年方吉秋是那麼盼望着金惠來呵，像母親樣，她可以安慰他的悲疼。可是，金惠能夠天天來麼？她不！

到現在，方吉秋還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麼罪，應當發配到這種地方來受這樣的刑罰。一些同伙們，狂笑着，大聲的談着，咀咒着，……他却默默的，悄悄的捲縮在角落裏，流一滴淚，太息着。

不曉得母親怎麼了。她只生下這一隻小羔羊呀，父親是五年前丟了她們母子餓死了，留下她苦心的把兒子養得比自家更高。去年的七月間，兒子到上海唸書去了；她又是那麼誠摯的給他叮嚀

「記念着家鄉的母親呵，孩子。——一禮拜給我寫封信吧！」

便每逢禮拜天給遠遠的母親寫信。告訴她上海的繁華，學校的嚴肅，自己的生活。一年多了，從沒斷過的。可是，現在給扔到這兒來了，如果母親曉得，怎麼辦？——母親定會傷心死去的！

「母親呵！我是那麼的記念着你，想着要見你，……我是失了自由了！什麼時候我可以回到你溫暖的懷中去？……母親呵！這世界就是那麼的可怕！可是，忍耐着罷，母親呵。」

x
x
x
x
x

睡不着，悄悄的在黑暗中喚了母親，悲慘的申訴着。

金惠好幾天沒有來了。想起這少女，就覺得她似乎一天一天對自己冷淡起來。——起先她幾乎是天天來的！帶來一點吃的東西，帶來春天的嬉笑。她還嘮叨的給他敘說許多話，常常沒說完就給拽開了。明兒又來，帶來一件她自家做好的絨線衫，帶來一點孩子樣

的心，便接着把話敘述完了。……這些日子是過去了，現在她像忘了自己呢，怎麼一連好幾天不來哪？

來的時候樣子全變了。

穿了件淺紅的旗袍，高跟鞋皮鞋，咯咯咯的响着走近來。想來春深了，外邊不知道怎麼樣？便問她：

「春天很美麗罷？」

「對啦。方，你什麼時候才得出來呢？我真急死了，偉江早給你設法，到現在還沒效果；真是……」

說到偉江這名字，男的就記起這姓朱的青年也常上她家去的；一個大律師的秘書，老是抽着烟，微微對着她笑的。

「偉江常常去看你吧？」

「唔——他對你真留心呢，東奔西走的爲你設法。江律師也盡

了力了，得到的回答是你有什麼嫌疑……，我也不相信呵！」

方吉秋低下腦袋。嫌疑？什麼嫌疑！見鬼了。終究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世界是光明的。

「算了，這些話今兒扔掉不說吧。金，告訴我，外邊怎樣了？」
現在腦袋抬起來了。眼珠子正對着女人的，熱烈的等候着她的話，

「是春天，夏也快接上來了。樹枝上的葉子慢慢的長出來了，鳥兒天天唱着歌。前天整天下着雨，迷濛地，我和偉江在家裏躲了半天沒出來。昨天上虹口公園去走了一遭，那兒……」

到這兒給打斷了：

「跟偉江一同去？」

「唔——方，你聽，不要再打斷我。……那兒全是跟我們差不

多的年紀的人們呵，那麼活氣的，跳着，笑着。我和偉江在一株樹下的椅上坐下來，談起你：都太息着。……日子真是平和的，明快的，而你這兒，你瞧：汗濕，暗淡！

調子軟軟的，流暢的，說完了。

時間也許早夠了的：可是守候的也是不及三十歲的年輕人，聽了金惠的小鳥似的聲音，動人的敘述，就忘了。話一停，他才意識到應當把這一對男女拆開了，便：

「609 號！你得回去啦！」

嗓子啞澀的响着。

淺紅的旗袍影子就在門口風一樣的消失了。柏油路是光滑的，汽車溜冰似的滑過去；金惠走出來，跳上一輛黃包車。

夏天。

寒暑表九十九度，差點子是一百！

圓的太陽臉在天氣熱烈的照射着。蟬哇哇的叫，狗躲在角落裏伸出了舌頭。這季節會把一些人們趕上廬山和青島的海邊去的。

江律師上青島去了。

秘書朱偉江悄悄的溜出了辦公室，電梯把他送五樓送落到地下，電車帶他到金惠的家裏。

喝了瓶桔子汁，吸着淺黃色的麥管，斜躺在長沙發上沉默着。聽見偉江來了，便招呼着。

「那麼熱的天氣呵！」

把外衣丟到沙發上去；偉江坐下了。

「喝點水吧！」

送過一瓶沙示水來。

一邊喝着，朱偉江喃喃的，告訴她從今兒起，有幾天的時間可以跟她玩一個痛快了。夏天的日子是那麼悠長呵，寂寞得很呢；金惠聽了便笑：她的日子似乎少不了這老是微微的笑着的男子來陪伴的。

點着了一支烟抽着，他站起身子，踱到窗子那邊去。外面是一片蔚藍的天，沒一片雲，平靜的海水樣的低低的哼起歌曲來，街上的汽車和電車交湊在一起，人的影子在濕膩膩的馬路上，鞋跟給融了的柏油貼住了。

女的也湊近來。淺紅臉子的拖鞋，赤着的腿，薄薄的白紗睡衣。在這麼一個日子裏邊金惠長得更其美麗了！男的一把抱住她，胸口貼住胸口：熱灼灼的電流碰在一塊兒，女的感到一種難受的力壓

住自己。一半掙扎，一半陶醉的，終於沒法子掙脫他的擁抱。男的把烟蒂兒丟到窗外去，留了點辣味的嘴湊上了她的。

「我戀你半年了，金！」

悄悄的在明朗的空氣裏說着，她半閉了眼睛。又是一陣熱的陶醉，男的汗水流到她的臉上了。

靜下來的時候。他再點上一支烟，問：

「金，你這兩天來怎麼過生活的？」

女的在沙發上躺下來，答：

「喝水，看小說，睡覺……」

「覺得舒適麼？」

「寂寞呢！日子真長得很！」

這麼着，朱偉江把吸了兩口的烟丟了。撲過去，用力的摟着她

「我伴你過日子吧。金，我戀着你！我……」

「……」

「親愛的！我真……」

三

縮成一團擠到角落裏，悶熱，乾燥；跟冬天全不同了。方吉秋閉上眼睛，耳朵邊馬上有蚊子飛着，嗡嗡噓噓。

拍的一聲，他用右掌打到頰上去，落了空，什麼也沒有。

這種生活真夠摧殘一個人的生命！再換下去一定完了！

整天沒得好睡；吃的又是那麼一種東西！那兒是人的生活呵！

方吉秋好幾回瘋了似地說着：

我現在却給你們扔到這兒來呀！憑什麼理由你們叫我受這種苦

？哦，我要……」

×

×

×

×

×

猛地一個人站起來了。

「停嘴！」

他一怔，瞧瞧那邊：同樣是一個年青人，同樣是高而且瘦；他的兩隻眼睛灼灼的發着光。

「怎麼哪，朋友，連這一點悶氣也不許我發洩麼？」

那麼的對站起來的人說。

便一拐一拐的拐近來了。手搭在自己的肩膀上，端詳了自己一會，才說：

「你悶得很罷？」

「快悶死了！」

悻悻的 answering 。

「爲什麼呢？」

「爲什麼？你還要問爲什麼！哈哈！給扔到這地方來，受了那麼多苦，讓家裏的母親掛念着。自家的愛人也給人愛上了。……你說，這日子也會快活？哼！」

兩隻膝蓋聳起來，手攪着，緊緊的。蹲在對面的人笑了，拍一拍方吉秋的肩膀：

「朋友，你沒想到有人比你受着更大的苦罷？」

「怎麼沒想到？……對了，你那天給叫出去，回來的當兒帶了一身傷痕；……你就比我更苦，更……可是，朋友呵，今兒你却愉快的在笑。」

覺得奇怪，便那麼說。偷偷的瞧瞧那件衫子裏邊，傷痕一塊一

塊的染着乾了的血。跟着對方的眼光，他垂下眼睛，用手掀開衫子，輕輕的摸了會兒；笑容是消失了。

方吉秋加上一句：

「你也一定覺得我們是生活在地獄裏的，是不是？」

「可是，光是咒咀算得什麼呵！」

聲調突然放低了。

「算得什麼呵！」

有人那麼太息起來。

方吉秋猛烈的釘了對方一眼；他又站起來了。像有什麼話快飛出喉嚨，却又移動了步子走開去；一句話也沒說出來。

下午金惠又來看她。這回朱偉江也來了，樣子顯得很快活，流行的西裝，領帶的顏色和金惠的旗袍一樣紅。因人即便感到他和自

家變成了兩個世界裏的人似的，就默默的不說一句話。

女的先開口：

「方，我們特地來給你報告一個好消息：江律師從青島回來很出力的營救你，我和偉江出了點錢，不久你會恢復自由了。」

朱偉江也說：

「我們沒一天不關心你，談到你。方，怎麼的？你像……」
青年方吉秋竟掉下眼淚來！自家也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聽

了他們怪毒於激刺的話不覺滴滴的流下眼淚來。

「還有，又是今兒特地帶來的消息：我和金前天同居了。」

這真比受刑更苦！苦點兒放聲哭了！他許久沒抬起腦袋來，一直到了他們要離開的時候才啾啾的說了這麼的話：

「虔心祝福你們！」

金惠聽得明明白白的。這話裏藏着 個古年的眼淚。但是，自家並沒跟他說過一句戀的話；說友誼，那自然是深切的。不過，那天下雪之夜，他流連在自家那邊不走，她已經了解他的心了。誰叫他不說出來？他原來是一個怯弱的男子啊！

挽了金惠的胳膊出來，在法國梧桐下散步的當兒，朱偉江說：「牢獄的生活，已經把方摧殘得不像一個人了！」便太息了一聲，放輕了脚步。

過了三天，方吉秋被放出來。出籠的小兔子那樣的，拖着笨重的步子。

見到朱偉江和金惠這一對，新夫婦正決定到廣州去。

「哦——」

他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送船，方吉秋是去了的。在碼頭上，握着少女的嫩白的手。汽笛子嗚嗚的响着，他又淌下淚來：女的感到十分難過，也陪了他掉淚。

「快秋天了，金，南國的秋天是有暖和的太陽。望你愉快的伴着偉江過日子吧，我忘不了你的，忘不了的！」

揚起帽子，船開了。

人散了，船也悄悄的在江水的那邊消失了。碼頭上，方吉秋獨自個兒望着黃色的江水發楞。

那兒去呵？

永遠是一個彷徨的羔羊哪。江水嘩啦啦的衝着岸，一些船，一些艇子，停在那兒。他伸手到袂袋子裏邊去，捏着一小束鈔票：是金惠留下的。

回去的路上，想着想着……還是回家去吧，母親一定等着兒子回去的。

四

火車响着嗒子格隆格隆的向着上海奔。二等車廂裏，手托托着下巴，一對愁悶的眼珠子；車窗外，無限的田野，青青的。方吉秋有一顆化石似的心；問上海去幹嗎呢？讓命運去安排吧？

家沒有了，回去的那天，睜見一切都變了樣子，母的聲音變成一陣杜鵑的哀啼，她在張望着兒子，但是信沒有，人也沒有！線了半年，病死了，她給葬在一座小高的山上。

伏在白的墓碑前，淚水瀑布樣的直瀉，母親的年紀並不十分的老，可是她爲了兒子死了！想到這兒，他憤然的抬起了腦袋。

「我要復仇的！」

那變下大決心，第二天又跳上了火車。

鳴——鳴——鳴——

離上海沒多遠了。旅客們開始忙亂，理着他的行李。

到火車站已經天暗了。秋天的日子比夏天短，燈火全亮着；紅的，白的……；上海仍舊是那樣的騷亂，那麼的……高高把罪惡抬在腦袋上。

上海的日子過得真乏味。——住在亭子間裏，沒有進學校，成天在外邊激盪着，近來方言秋也學會了抽煙。照例每天起床是十點鐘左右了，十一點便在街上走。先扔兩隻角子，從熟極了的一個店伙手裏拿過一包烟，點了火就那壓抽着緩下去。埋髮舖子裏，一些年青人正剪了頭髮出來。擺着光滑的腦袋，上女人那兒去。留聲機片舖子老是把一些流行的歌曲奏着。輕盪在秋的气息裏，吸了人的

靈魂。黃包車夫呆驢的拉了車子跟住他，問他上那兒去；他把香煙擲到車夫腳下放快步走了。一個小癩三走過來，拾起那半寸長的煙吸着。

走過電影戲院，恰好快近開映的時刻；但是沒勁兒。悄悄的走過去。沒多久以前不是常常和金惠到這兒來的麼？

便太息了。

上花園去。池畔花前都足勾起他的夢的記憶。

那兒去呵！

青年方吉秋快發狂了！他跑進了一家咖啡店，爵士歌曲從播音機的嘴巴子那兒唱出來；踏着這搔盪的拍子，日本女招待輕輕的飄過來，殘冬的雪樣的輕鬆。

「咖啡。」

祇那麼的說了兩個字。

異樣的朝這男的一笑。帶着櫻花的香味挨過來了。他睜大了眼睛，冷靜的臉上，罩着一重灰色的網。

咖啡有濃烈的刺激味的，熱氣騰上來，怪香的。

呷了一口，瞧瞧女招待；她在笑。

兩個水兵銜進來，把帽子丟到女招待的手裏，露出那大腦袋，光油油的。他們全有結實的身子，拍拍胸脯，一手把女招待拉到胸前，肆意的玩着。

他不響下去，便瞧瞧自家身邊的一個：圓胖胖的臉子，嘻嘻的笑。真是厭惡這些東西呢，把眼珠子移到牆上一幅攝影上去了。

念着金惠！可是她走了，走得那麼遠，在雨國的太陽下，在另一男子的懷裏。……猛的青年方吉狄抓了女招待，這奇突的舉動很

使女的驚愕；怎麼一聲也不喘哪？

拐出咖啡店的時候，帶着千斤重的腦袋，在做冷的秋天薄暮裏，幽靈似的走着。……

那麼沒味的生活着！方吉秋是自由了，可是他搗毀了的青春跟在牢獄裏是一樣的。自家不會知道；就算知道了吧，他也找不到更好的路走。心靈的寄托者早沒有了。金惠忍心拋棄了自家，母親又悄悄的死去。他是孤寂的，沒有伴侶！沒有光明

獨個兒躺在床上，悄悄的想到在牢獄裏，那麼多的伙伴。清楚的記得那高高的一個，他怎麼對自家說過許多話，誠懇，忠實。出來的那一天，他緊執着自家的手：

「記牢，青年朋友。振作罷！」

然而。橫在青年方吉秋的前面是一片陰暗！在黑黯裏，似乎又

瞧見了那副臉子，和衫子裏的血，傷痕。

五

第二次又到牢獄去的時候，青年方吉秋的身子上也東一堆爛肉西一塊紅血了。他挺起疼痛的身子，咬緊牙，眼珠子強有力的和周圍的朋友們打招呼。

季侯同樣是殘冬下着雪。

全是熟極了的：槍尖，鐵欄，沙和米燙成的飯，暗沉沉的地方，……坐下來，沒有給他牽挂的人了，母親不是第一次進牢的時候死了嗎？

但是，一天的早上，有人來看他。

「誰呵？」

那麼的問。

沒給他回答。

直拐到那邊。鐵欄的外面，站着的是金惠呀！還抱着一個孩子呢，眼睛溢着淚，望見男的忙用袖子揩乾了。

「什麼時候回來的？」

「三天了。方，你又……」

淚又淌下來，嗚咽着。爲什麼呢？自家跟她頂多也不過是朋友，值不得那麼傷心的。就一面止住她哭，一面逗着小孩子笑。小眼珠子像金惠，臉子的輪廓却是朱偉江的。

「偉江好吧？」

「唔——方，我們孩子又生下來，真不容易過好好的生活。」
說着便睡了一口氣。

「爲了這，你們才回上海來？」

「廣州不能住下去了，就回來。」

「希望你們得到幸福。」

伸出手去扭了回孩子的頰，他哇的一聲哭了。金惠是母親了，忙哄着他，很快的停下來。她比一年前顯然憔悴得多，女人生孩子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默默地，互相望了許久，又聽見：

「1233號一回去！」

這回變了號碼了。

拖着重得快舉不起來的步子，抱了孩子那麼一拐一拐的走出門

飄着白雪，滿天灰濛濛的，沒有太陽。天氣冷得很，街上靜悄悄的，人和車子一樣的稀少。馬路堆着的雪有一寸多厚，踏下去鞋

子也沒到呼裏去了。

金燕掉過腦袋，望着那座幽囚了成千成百人的牢獄，又一滴一滴淌下淚來。

原书空白页

長夜交響曲

一

大月亮銀盤子似地從工廠的腦袋後邊爬起來，長煙窗給染白了；噴着煤烟，一直往上冒。在寒風裏，這兒是那麼的寂寞呵！

機器在吼着。黃淡的電燈下面，一排女工。吳三妹的旁邊是年輕的亞鳳；沒血的臉子，沒神的眼珠子，沒勁兒的身子；這被機器壓榨下的少女呵！可是她永遠微笑着，那麼可愛的亞鳳拼命地工作着，她要養活斷了胳膊的父親，和十八歲的弟弟。

弟弟小陳在都會裏遊盪着。那麼沒排慮地，快活地，在馬路上，賣夜報的劉四子正張大喉管追喊着，碰見了，他便

「喂，什麼時候我跟你賣報去吧。」

那麼地，可是劉四子沒多空兒跟他說話，追上一個紳士模樣的人那兒兜生意去了。

抹了厚粉，塗了紅胭脂賣淫的女人在每一個路燈柱下站着，笑開了的嘴吧，做出來的風騷，向過路的獨身男子勾引。

好月亮啦！小陳心裏想。走過她們身邊便給她們說兩句話兒，那麼一個浮浪的少年玩倦了便哼着調子把月亮扔在後邊回家去了。在高低不平的石子路上，小陳瞧見前面不遠有一個人一拐一拐地走。走呀走的那黑影子倒啦！便奔上去，扶起來，在月光下一看：原來是父親呢。

喝得爛醉的斷了條胳膊的中年人，喃喃地。

走完這石子路，拐个左角兒，便是家。

一倒下便咕咕地睡了。自從成了廢人以來他是這樣生活着的：

喝酒，咒咀。沒多久以前人家都說他好；可是現在沒有人不怕他，他是那麼無情，殘忍呵！

等到小陳也醒了的時候，月亮已經快跌落地平線下去啦。

機器在吼着；亞鳳幾乎支持不下了，她是那麼的疲乏呵！然而他仍得受下去。吳三妹說：

「亞鳳，今兒發工錢哩。」

……汽笛子吼了一聲兒，東方天角上，發亮啦。

王工頭兒站在廠門口，笑着。長蛇陣似地，女工提着小籃子出來啦。外面是刺骨的北風，樹葉子早脫落了，冷靜的馬路，冷靜的田野。

亞鳳跟着吳三妹一齊走出來。瞧見她，王工頭兒便攔着路。嘻嘻地，真不要臉的東西哪！

「我陪你回家去好不好？亞鳳！」

她不回答，推開他便跑。他想跟上去，可是幾個工人剛剛走來了，睜大眼珠對着他。

在三叉路上和吳三妹分了手。獨自地，疲乏地，在田野的小路上走。

家呵！回家去呵！

抬起她的腦袋睜着灰色的天，有着深切的熱烈的情緒在她的心窩裏；工廠的汽笛子又叫了，一羣出賣氣力的人又湧進去。對於自家兒的生活，一點怨歎也沒有，父親的殘忍，忍受着。——亞鳳就是這麼地生活下去，她那兒敢去想那渺茫的將來呢？

想着，想着！快近家時候她發現了弟弟。一把拉了姐姐的手，他說：

「我等你呀，鳳姐。」

「爸在家不在家？」

關心地，亞鳳沒有忘却斷了條胳膊的爸爸。小陳點了點頭。拉着手兒一全走着。

一一

甜蜜地，亞鳳睡着。冬天的陽光晒在她的臉上；唇邊的微笑，劍一般的秀眉，溫和地，愉快地。

酒的氣氛已經沒了。父親睜開惺忪的眼，掀開被頭；他的肚子空洞洞地，餓啦。小陳早走了，瞧瞧亞鳳，閉着眼睛，那麼馴服地，像隻小鳥兒。走去打開鍋蓋，一點子東西也沒的；使用衫袖揩了揩嘴角的涎沫。掉過腦袋，窗口那兒的白貓口裏含着一塊肉，咪咪地叫着；一剎那便不見了。

「亞鳳！亞鳳！」

女兒仍舊那麼溫甜地睡在冬天的陽光下。他一連叫了幾聲，沒回答。心火又燒着啦，跑過去，沒斷的那隻手把亞鳳用力地推着，猛地醒過來。父親的臉子正對着自家呵。

「爸！」

「怎麼飯也不燒？好懶呀，睡到此刻還不起身？」

嘶啞地，他大聲地說。

亞鳳忙爬起來。日子還是正午。但她忙着燒飯；米完了，沒出去買。頭髮稍稍理了一會兒，便開門出去。然而父親喝住她。

「買米去呢，爸。」

她軟弱地告訴他。

「買米？你不曉得老子肚餓麼？」

走過來就是一個耳光，一陣血紅，亞鳳倒在門邊，眼淚一串晶珠似地流下來了。

小陳恰好回家來啦，看見父親正想用腳去踢姐姐，很快地擋住他：

「你再動腳我可……」

圓圓的眼珠瞪着，憤怒地，對着父親。

「什麼？你要管起老子來了？」

一拳揮過來，小陳躺開了。亞鳳爬起身，顫抖的聲音喊着，她拉開了弟弟。

父親把亞鳳的錢拿去了。挺着胸子走啦！

撫着姐姐的傷痕，小陳的心痛哪。默默地，亞鳳淌着淚。小陳聽得她是多麼可憐呵，自家兒今年十八歲啦，怎麼不幫幫她呢？拍

拍胸子；蹩蹩胳膊，胳膊那兒有栗子肉哪！找工作去！他對亞鳳說了。

亞鳳感激地緊握着他的手。

三

酒的氣息，洒的……

這小館子裏，那麼多的人呵！笑的浪，說話的聲音，鬧着，鬧着，喝着賤價的酒，酒……

老是孤獨地，一聲也不響地，坐在角落裏；喝着，一碗再一碗，腦袋跟着沉重起來啦。他想着自家兒的前途，滿佈着荊棘的前途呵，他祇有一隻手，他缺乏力量！於是陰慘地笑了，呷着酒，呷着。

許多人在談，在笑；可是斷了條胳膊的人是沉默地。

那天兒，噤地聲兒胳膊斷了，紅的血，紅的……他會大聲地喊

過。廠主給他五十塊錢醫治費便攆開他；他大聲地咀咒過。然而這些聲音弱小得像蚊蟲的嗡嗡，沒誰擊過耳朵來聽他。

那過去的血痕實在不敢想呀！一想起便恨不得持把刀子去砍死那些人！

腦袋伏在桌板上。

沒一會兒，王工頭兒來了。拍了拍他背，抬起腦袋來，站在自家面前的是王工頭兒的好滑的臉子。

「怎麼哪，老王？」

「喝酒來的。你像醉了呢，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回家？咳嗽，回家幹麼呀？」

「家裏不是有亞鳳的嗎？——咳，她真美麗呢！」

王工頭兒坐下來了。他對亞鳳讚揚了許多話。這却使做父親的

慙到今兒打過她。有點兒後悔啦，回去吧，回去向女兒賠罪去。她會做工，她養活自家，而且，王工頭兒又說了這麼許多話。

和王工頭兒一起出了酒店的門。

回到家，亞鳳剛打算上工去，王工頭兒就：

「亞鳳，我陪你一同走。」

他說着。瞧見小陳，又說：

「你好好地看住你的爸，他醉啦！」

跟着亞鳳走了。

四

帶了顆赤熱的心，一早便走向工廠去啦。定會找到工作的，心裏這麼地想，小陳笑啦。

問了一家，二家，三……

日頭走向西邊去了。失望的，他坐在大原野裏。

「我不懂這道理！」

自家兒喃喃地，十八歲的結實的身子，怎麼沒人看得起呵！他會做工，他有力；但是，怎麼沒人要他呵！

那邊兒的小河畔，吳三妹在洗衣服。瞧見了，舉起手搖了搖，小陳走去了。

「好久不來我家了哪，三妹。」

他蹲下來，在她背後。

「是啦，因為媽生病。」

河水深綠色的，流下去，永遠不停地。有的時候漂着一堆枯黃葉子，漂着一片木頭。天氣已經冷了，吳三妹的手浸在冷水裏，紅凍啦。

話了些話，她已經洗好啦。小陳替她把桶子提起來，走着，兩個人，一同地。

小陳把今兒的不快向她吐了個彥快；他總是不了解，怎麼沒有人看得起自家？聽了，她說：

「我的哥哥告訴我：上海有幾十萬沒工做的人呢。」

「我就不懂，怎麼會有這許多的人……」

吳三妹偷偷地瞧他的神氣；嗤地聲兒笑了。小陳「拍」地把桶子放在路上，停步了。

「笑什麼呀？」

老是笑，她不回答。她自家提着桶子便走了。

追上去，一把拉住她。

「等我，我同你看你媽的病去。」

說了，又替她提着桶子，一步一步地，在田野裏，一對男女的背影。……

日子便這麼地逝去，一天跟着一天。已經近除夕了。

五

這天薄暮，亞風照例上工去了。

刮着風。天一暗下來，陰沉沉地，星兒也沒啦。大概沒多久就要下雪了。

漫漫的長夜……

機器吼着。工廠的腦袋是烏黑地，烟窗高高地聳起在半空中。家在黑夜裏，顫抖着。

小陳高高興興地在街頭的角落裏跟幾个人在那兒，他們都打算拿起槍杆兒打去……！決定了，大家握手

碰到劉四子，他就用

「沒用的東西！」

這句話去嘲笑他。劉四子的確胆怯，他悄悄地溜開了。

喝酒醉的父親睡了，在床上。

……猛地轟轟地聲响，火光，人聲……他驚醒啦，……用手推開門奔出去。一顆大炸彈，轟！石子，泥塊，瓦片，……飛了兩丈高

斷胳膊的父親呵！……

——真的打啦。卜卜卜，叭叭叭，……機關槍，手榴彈，來福槍，飛機，……

工廠也頓時紛亂啦！聽到槍聲，亞鳳駭怕着，鐵青的臉子，楞

了一會兒。喊吳三妹，可是她早跑了，擠着人，擠着，她不曉得走到那兒去？

沒主意，抖着腳，那麼地脆弱的少女呵！

x > x x x x x
肉，刺刀，……交湊的曲子奏着，奏着。

逃回王工頭的家。他帶亞鳳上樓去；她已經失了知覺似地，給叫到椅子上坐下了後，喝了杯水，才慢慢兒回復她的意識。瞧瞧：沒多大的一間房子，陳設比自家的家不同哪。當她的眼光射到床上坐着王工頭兒，「哇」地叫起來，奔出去！但是，王工頭兒捉住她

「你給我回家去！」

她哭喊着。

「你家那兒已經着火啦，亞鳳，你不能止！」

「你騙我！你……」

喊着，喊着；工頭妻子來啦。那副刻薄的臉子，酸溜溜的眼珠子；亞鳳立刻沉靜下來。

「這是亞鳳，工廠裏逃來的。」

王工頭兒的話，非常的小聲，還有點兒抖哪。年青的婦人的手又在腰子那兒，看了會兒他，又轉向亞鳳身上去。一起一伏的胸脯，青臉子，喘着氣；她背靠着壁。王工頭兒再說下去：

「亞鳳的家火燒了，她不能夠回去啦！就留她住在這兒吧。」拉着亞鳳走到空着的亭子間去了。

王工頭兒走開去了。亞鳳想起家。那兒有她的爸，她的弟弟。

真的破滅了麼？家呵！

悲疼地哭了。

原书空白页

流行時疫患者

一 某一天

電梯用二分鐘直達五層樓的速度開到了最高層。鉄欄門一開，留在裏面的五六個人出籠的猴子那麼地走出來。

五〇五號：

茶房把門開了。將半寸長的餘剩雪茄烟一扔便扔到門邊的痰盂裏。「啞」的一聲兒。漂亮的紳士踏進裏邊兒去了。

推開東邊的窗子，紅熱的皮球似的太陽正對着他。皮球下面，工廠的腦袋上直住了二三丈長的長嘴啦！一股黑烟從嘴尖那兒噴出來，往高處冒；可是冒不多高就給風吹轉了，向左邊鞠躬，九十度角的腰子，一刻一刻地消散了去。

「×報，阿要看×報！」

聽到了，翻轉身子叫住了門外邊的小報販；買了一份過來，先打開有巨幅廣告的那一面：

——劃時代的傑作！

——有前進的意識！

——白瑛主演的××公司新出品……

嘴犄角兒微微地泛起一絲笑意，想着；今天下午，××戲院的門前，擠着人頭。——大學生，小姐，小市民……還有一批批評家哪，戴了眼鏡來的，四隻眼珠子一個人，鑒賞這部片子。

突然笑意沒啦！翻過廣告的背面，姓曾的「前奏曲」登在那兒，讀了，覺得失望！怎麼單單把故事抄下來便算啦？這姓曾的一個月拿一百塊錢去幹麼呀？應當吹一吹的，吹一吹……

可是疲倦呵，一天晚上都在跳舞的。把報紙丟開，衣服也懶得脫便倒在床上睡了。

……醒來，天暗啦。

忙着打電話。

六點五十七分；打去××戲院。

七點三分：打去電影明星白瑛那兒。

七點二十分：打去×× Restaurant。

打完就梳洗。香水精，司甘康，……

五〇五號：

漂亮的紳士踏出來，把剛剛點着雪茄烟的洋火一扔便扔到門邊的痰盂裏。茶房將門鎖上了。

外邊的五六個人猴子入籠似地進去了。鐵欄門一關，電梯用二

分鐘直降樓底的速度跌向地下去。

白瑛的家裏。

留聲機的歌曲輕輕地，低低地，在她的房子裏邊盪漾着。醉人的「晚安，維也納！」呵，蜜糖那麼地，開了一回又來一回。

打開×報的電影刊：

嬌憨的自家兒的照片在那兒：披向右邊的捲髮，波浪式的；一對迷住了一千男子的心的圈眼珠子哪！嘴唇「八」字般地，曾經給男人的唇印過一百次的怪東西。額子的下面，給排下了二行比螞蟻還小的六號字：

1933的紅星，美麗而富有天才的白瑛，她的新片又和我見面了。她的前途是無量，希望她努力！

嘴犄角兒微微地泛起一絲笑意，想着：今天下午，××戲院的

門前，擠着人頭——大學生，小姐，小市民。……還有一批批評家哪，戴了眼鏡來的，四隻眼珠子一個人，鑒賞這部片子。

一會兒却苦笑啦。自家兒的確是努力的，而前途却黯淡得像冬天的傍晚似的，沒月亮，沒星兒。欄面的是凜冽的北風——危險的，她覺得自家的前途是危險的……

可是疲倦呵，昨兒一晚都是跳舞的。把報紙丟開，鑽進被窩裏就睡了。

……醒來，天暗啦。

電燈亮和電話響一空地

六點五十七分：留聲機片舖打來的。

七點三分，劉伯華總理打來的。

七點二十分：公司裏打來的。

聽完了就化裝：粉，胭脂，口紅……

開了一回又一回，蜜糖那麼地，醉人的一晚安，維也納！「呵，在她的房間裏流盪着，低低地，輕輕地，留聲機的歌曲。

在黃昏的路上單個兒彳亍着，哼着感傷的調子；月亮爬上天邊，銀盤那麼地照在他慘白的臉上。心裏思念着失去了的愛人，曾經有過美滿的生活；一切皆完啦；一切都給她踐踏得粉碎了！

西子湖畔偶然相識的。那時節，她畢竟是處女哪，說一句話便紅一陣頰。他約她去划船子，去跑馬；去南高峯那兒野宴。第五天她給這男子掛在臂膀上了；在白堤緩步，在三潭印月談心。那過去了的幸福的日子呵！

幸福的日子呵，那過去了的：

光陸，國泰影戲院裏看映片，兩個人，一空地。

坐了汽車駛向吳淞去，兩個人，一空地。

兆豐花園的斜坡上的熱吻，忘不了的熱吻呵！……

噉，噉，噉……地，汽車來囉，飛着從後邊兒趕過了他，一刻便失了踪。但他瞧到的：裏邊是一對相抱着的男女。

「自家兒也曾那麼地抱着女人馳騁呵！」

太息着，彳亍着。

去着一次她的片子吧，好久沒見她了哩。但是，心裏雖想見她，却又怕見她啦。

一切都給踐踏得粉碎了，一切皆完啦！曾經有過美滿的生活呵，如今想念着失去了的愛人。銀盤那麼地照在他的臉上，月亮爬上天邊。哼着感傷的調子，在黃昏的路上。單個兒彳亍着。

二 被擯棄的人

給後邊兒的人們推着，胸部却藏在前邊的人的背脊上；喘氣，多苦呵，好容易才給擠到裏邊，坐下。

看第二場的人潮水也似地從側面「太平門」湧出去了。

電燈亮着。白幕那兒送出一支曲子來。沒一刻人頭又擠滿在場上了，——他們都是來見白瑛的片子的。

在旁邊：兩個似乎是大學生的在談話：

「白瑛滿漂亮的。」

「而且 Very Charming——」

「你喜歡她？」

「你難道不喜歡麼？咳，前幾天瞧見你寫過信給她的。」

「沒有的事呀！」

「沒有？恐怕得不到她的回信怕羞吶！」

「老白！你不許對別人說！」

「傻子，我告訴你，她不會理會你的。」

……聽着，他偷瞧了那兩個人一會。可憐的偶像崇拜者哪。白瑛一天收三十封信的，皆給撕得粉碎去啦！

可是，自家兒却和她戀過的。「親愛的瑛」那麼喚着，她一投進懷裏便吻她，綿羊似地，溫純而且體貼！

現在却在這兒一個人，靜悄悄地聽別人談到她。看她的影片。
——她在那兒哪？

電燈暗啦！

走出沙利文；白瑛給劉伯華擡在胳膊上，鑽進一輛汽車裏去了

夜的都會的大街；

輝煌着電火；紅色的，白色的，綠色的……那變幻離奇的大眼珠子啦！熱鬧的人聲，嘈雜得大海的波濤那麼地。汽車的行列直線地，中間也常雜上一二輛電車，從南邊開向北邊；從北邊開向南邊。

叮噠，叮噠，叮噠……

嚙，嚙，嚙……

給高高地掛在半天的印度巡捕和交通燈一空地，却沒大公司的屋頂那麼地高；白瑛的汽車哪地一聲兒，從他的脚下爬過去了。

月亮爬上黃浦江那邊兒，照着江水嘩嘩嘩地，衝着岸。美利加洲那麼遠的路程駛來的戰船上的燈火；水手兒從燈火下面駕了隻小艇子來啦，麗麗拉拉地，一走上岸便——

【Boby Where are we going?】

『Anywhere!』

『Go The Night Club?』

『All right.』

黃包車一大羣來啦。江北車夫嚷着：

『力克沙?』

一個一個地跳上去，拉着便跑啦。

沒給坐上地便低下腦袋沒神地慢慢兒拉開了。江風冷冷地吹到他的身上；想：今兒怎麼啦？媽病着，而買藥的錢呢？……：

汽車裏邊，緊緊地給男子的臂膀摟着，溫暖地。可是白瑛是一些感覺也沒有的。

『白瑛，今兒我們歡樂一夜吧！』

『唔……』

「怎麼啦？老是不說話？」

「總覺得不快哪，有些疲倦呵！」

「是的，你可以休息一月半月的，然後再拍新的片子。白瑛，你成功了呀，上海沒誰不懂你：一個時代的明星！」

「唔……」

像是歎氣。

「我不懂，你此刻也有煩惱嗎？」

「對的，劉先生，你不懂。」

稍為移開了點她的身子，便這麼說啦。聽的男子。把胳膊縮子回來；楞住啦。

今兒整夜又是跳舞的。

哈吧狗給扔在桌子上面，和烟蒂兒一空地。一瓶香菸全給喝乾

敬。

【Hay, waiter!】

在光滑的地板上從那邊兒一溜，溜到劉伯華的跟前站空了。這漂亮的紳士他是認得的；可是同來的女人倒不相熟啦。但，他曉得的，這劉先生常常帶不同的女人到這兒來的。

聽了吩咐更溜開去了。

皮蒙上去的大鼓給那音樂師敲着：咚，咚，咚地。伸長頸子吹着喇叭兒，叭，叭，叭地，十隻手指靈快地在白的和黑的音符上打着，披亞那打着美國的狐步舞的拍子。站在中間的瘦長子起勁地拉着他的提琴；那麼動人喲，她是歡喜這支曲子的。

紅色的燈，紅色的光照着地板。漆黑的鞋跟，彳亍着，然而很快地，不是孤獨者的漫步那麼地。

「等會兒我們跳華爾茲吧，在淺藍的燈光下，我有許多話要向
你說的。」

男子說的。

對面的白瑛沒聽見似地，腦袋也不動一動。

便自家斟下一杯酒來，一倒就倒到肚子裏面去啦！身上火似的
燒着，瞧瞧她，眼珠子低低地，手擱在桌子上；怎麼哪，不是一顆
明星也嗎？然而寂寞的；那寂寞的樣兒呵！

曲子終止了。人們從狐步舞的旋律上跌下來，跌回椅子上去。

「白瑛，你說吧，怎麼一句話也不說呀？」

「劉先生，我的確倦啦！」

「然而你是年青的呵，這句話不是你說的。」

「……」

「喝杯白蘭地好嗎？可以使你興奮的。」

「不，我不喝。」

「那麼，咖啡吧，這是你喜歡的。」

「好吧。」

「喝過咖啡我們跳華爾茲去！」

那兒去哪？孤單地，才子着，在路上想：那兒去哪？

旁邊的車子挨過去；也許是上東方飯店去的，也許是上辣斐跳舞場去的，也許是回家裏去的。

旁邊的人挨過去了。強盜，流浪人，野雞，……

拐着步，那兒去哪？

才子着，在黃浦灘那兒住腳了。

聽見江水的聲音，感到江風的吹拂，抬起腦袋，月亮正掛在頭頂

！這世界有什麼美麗呵，寂寞得像死了般的。……

一輛黃包車跟着他？

「車子要嗎，先生？」

聲音是嘶啞的。

這聲音裏；母親病嘯，沒藥販！……可是誰理會到這一點呵！
跟到他站定了，然而不跳上去。

心是灰色的；天上也是灰色的。突然，開着大步向江岸奔去！
「先生！先生！」

後面兒叫着。

江風吹到他的冰冷的心坎裏面，但是終於又站住啦！

江風老是那麼地；嘩啦一聲兒，衝到岸邊；一股白沫飛濺着，
却又跌到水面上去啦。

眼珠子睜得圓圓地，江水裏的月亮，笑哪！便一翻轉身走過來，跳上黃包車。

「兩毛錢，先生，只要兩毛錢。」

有了笑勁兒啦。拉着，拉着，想到家裏的媽，媽呵！

「坐在那邊兒的是女明星呢。」

給表哥帶到這兒來的，今兒却碰到女明星哪！原來明星也愛跳舞呵。

「誰哪？」

「不認得？今兒我們是看過她的片子嗎？」

「白瑛？」

表妹點點頭。

「怎麼哪？和映片上完全不相同的。你看：她今兒晚上那麼莊

重地，沉默地；但是你得承認她是那麼的美麗呵！」

「在片子上；她是粗野的，一個蠻女郎。」

神氣近乎妒嫉，表妹說。

表哥却又：

「對面的男子呢？」

「是……唔，一定是情人呀！」

「可惜老了點兒。白瑛怎麼會愛起他來哪？」

「難道愛你麼？」

忍不住嗤地一聲兒，她笑啦！

給發現了，從這到傳送到那兒，一張桌子過一張桌子，沒久地大家都瞧着她哪。可是她自家卻沒注意到似的，把咖啡往喉裏送。

跳了一次華爾茲回來，心更沉重了。想到劉伯華對自家講的話

·那是懷着什麼一種想頭呵？她想哭，可是，銅鼓和喇叭和梵剎鈴……那麼親切的聲音呵！「晚安，維也納！」有人在唱了。

「我們跳吧，劉先生！」

漂亮的紳士異外地驚喜，便一把抱了她的腰舞着。

「我知道你會興奮的。」

他說。

便舞到人羣裏邊兒去啦。

外邊兒，那車夫拏了兩隻角子拉起車兒走了。門給一拉開，響亮的樂聲就衝到耳膜裏邊去啦。揀了個適合孤獨者坐下的位子，要了一瓶白蘭地；就跌到椅子上。

曲子完了的時候，他喝下了一杯酒。心便熱了些兒，這兒沒江風啦，溫香的氣息却有的。但是這氣息於他有什麼好處呵，這兒不

過是他的麻醉自家兒的神經的地方啦。

便一杯一杯地倒進肚子裏去。

有點迷離，有點醉；眼珠子前邊是男男女女的剪影。可是，誠不清楚他們的臉孔哪！聽見一陣「哈，哈，哈，」知道他們是笑着的。不知道怎麼地，給白瑛發見了！——可憐的失意人兒呵，那醉樣子，頹唐的神色；這是兩年前西子湖濱初遇的少年麼？她不敢相信自家的眼睛呀！

男子在咕嚕地說了一大堆話，白瑛都把丟到腦袋後邊兒去了。那邊，被自家丟掉的人在摧毀他年青的生命呢；想着，心給針刺着似地，痛啞。

「應當去安慰他的。」

那麼想着。

然而却不敢起身啦。躊躇着，一刻鐘過了，又一刻鐘。紳士又請她伴舞啦。

便帶着一顆創痛的心到狐步舞上去。

「碰」的一聲兒，把杯子放在桌子上。揩了揩眼皮，那邊一兒跟個男子舞着的不是白瑛嗎？再揩一次，那埋在黑禮服裏的腦袋呵；是她，一點子也不錯！

一幕一幕的舊事就飛上他的腦膜。電影那麼地，奇異的人生就是一幕影片囉。

「那腦袋，曾經我捧起來吻過一百次的。……怎麼？給那個什麼東西搶了去啊！我這懦怯的，不能保護一個女人的腦袋的男子漢……」

再一杯，強烈的白蘭地。

「今兒請你瞧瞧我的拳頭！」

便把杯子一丟丟在地下，碎啦。

奔過去，一把揪住漂亮紳士的後領兒，一拖便一拳，倒啦。

白瑛用力地喊，——沒聲地喊。

一陣紛亂……

胳膊突然給人拖住啦。那跌在地板上的紳士爬起來了，瞪着眼走近來就是一個耳光，他想掙脫身，但給人推向門邊去了。

跟上去，白瑛叫住了他。

「……想不到你會這麼的，都是我的不對啦。」

那個沒聲兒。

「我想給你知道，我並不完全忘了你。」

可是他不聽呢。拐着步，向那邊兒走啦。

悽愴地，眯着那孤獨的男子，在灰色的月光下面，伴着自家的影子彳亍着。

「是誰使我離開你的呵？自然不是你哪，然而也不是我！」
那麼地太息着。

三三三處的陽光

「×報，今早的×報要看嗎？」

「×××報！」

在大馬路上叫着，在黃浦灘叫着，在人家的窗子下面叫着。
又是一天開始。

工廠的腦袋上邊的長嘴尖噴着黑煤烟，還尖銳地叫了一聲兒；
唧，噠，唧地，吐出了一大串倦極了的工人；又把一大串剛才醒回

來的人吞進去啦。

把門開了，漂亮的紳士踏進去，跟陽光一同地。摸摸鼻子，還是辣辣地；走近鏡子那兒照了照，像歪了點般的。

五〇五號：

打開××報，在本埠欄：

電影女明星白瑛之舊情人

昨晚在跳舞場毆打一紳士

▲原因：酒醉後吸醋而起

下面便詳細地寫下昨兒給打歪了鼻子的事。讀完了，私自欣幸沒給人懂得自家是××影片公司的總理。不然，那糟啦。

再翻到電影刊：

批評一大堆！字是螞蟻那樣子小，而且看了也是莫明其妙的，

管他呢。但是，兩行小標題他是看到了：

歪曲的意識；導演尚佳。

表演亦好；攝影略模糊。

便丟了報紙，把雪茄烟吸了一口。想：×報的批評家真有認識他們的必要；也如那姓曾的一樣，給點子好處，……

可是疼憐呵，昨兒給打歪了鼻子啦！再走近鏡前照了照，摸着，辣辣地，倒下來睡啦。

哭着，那麼傷心地，伏在沙發上。頭髮披散在額上，在肩上。她痛恨着自家，她覺不該生活在這麼的地方的。但是，她能夠嗎，決然把明星的帽子從頭髮上面拿下來，用高跟鞋底踏一個粉碎！

太陽，紅熱的皮球那麼地高高地掛在東邊，照到她的身上；小麻鳥吱吱地，飛到窗子上面便停了腳歇她。——那麼疲倦的眼珠子

呵，白膜上泛起紅潮哪。

今兒的報上：稱讚着她，描摹着她；還有她在片子上的場面給印在上面。

可是給悻悻地扔在一旁啦。白瑛鑽進被窩裏去了。

把自家兒憎恨到打自家的嘴吧，咀咒昨兒的：幾乎跳到江水裏面去；在跳舞場裏打人。但是都過去啦，可以忘了的，像忘了一場夢那麼地。

捧着一張他替白瑛在錢塘江的沙汀上拍的放大照片，咬着牙根，一句話都沒的。那飄盪的長髮，飛起了的裙子，和被用力咬過的嘴唇呵，遠了！然而去罷，不再眷戀啦。

便拚命地丟到地板上：碎啦。

再拾起那照片，一撕，兩片；再撕……

站在窗子那兒；好天氣！太陽鮮明的，一切都是美麗的！孤獨的年青人笑啦，好久沒笑勁兒了。

『Keep your sorry side up！ up！……』

許久來，第一次唱這歌兒；沒帶一點子感傷，快活地，太陽照在他的心裏。